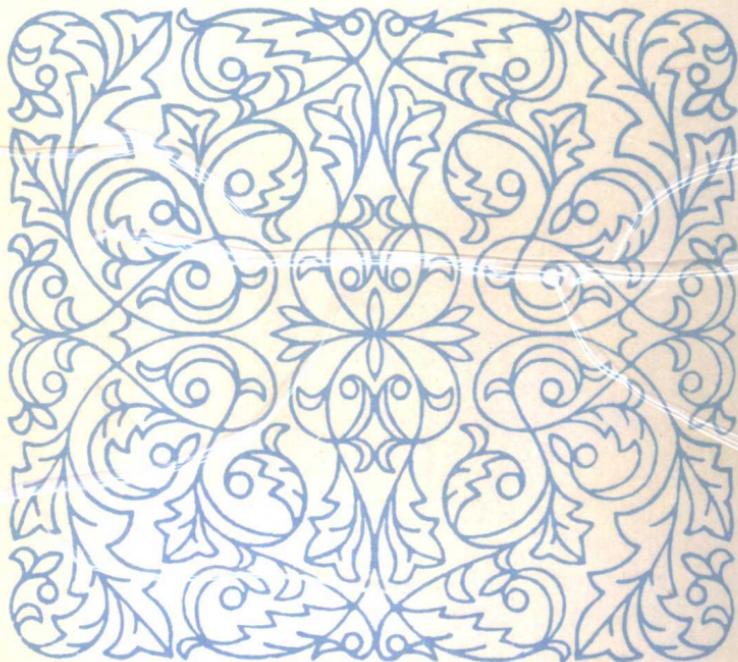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4 ·



# 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4

印製：上海書店

荀子研究  
荀子哲學  
孟子研究  
孟子學說研究  
孟子學案

楊筠如著  
陳登元編  
錢穆著  
楊大膺編  
郎擎霄著

上海書店

陳登元編

荀子

哲

學

WLS46/642

## 敍

司馬子長以孟子荀卿同傳，楊倞注荀子序云：孟子闢其前，荀卿振其後，其書足以羽翼六經，增光孔氏，是亦孟荀並稱。昌黎韓氏云：孟氏醇乎醇者也，荀與楊大醇而小疵，則抑荀而揚孟矣。議荀子者，訛其性惡之說，謂與孟子道性善相反，調停其說者，則謂孟子言其初，荀子言其後，似相反實相成也。若吾之意，則不謂然。

孟子曰：「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穎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，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荀

子曰：「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，以爲偏險而不正，悖亂而不治。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，明禮義以化之，起法正以治之，重刑罰以禁之，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。是聖人之治而禮義之化也。夫性渾然者也。性之所發者爲情，有同異之見，有愛憎之私。故聖人制禮義以教之，設刑罰以防之。夫使人皆能保其固有之善，而不至流於惡也，則聖人何爲屑屑焉若是其勞耶？」孟子曰：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。」荀子曰：「涂之人可以爲禹。」果能充其性之善，則堯舜也，禹也，人皆可爲也。然何以數千百年來，爲聖賢者如此其少，而爲不肖者如彼其多耶？蓋孟子之說，詩所謂俾爾彌爾性也。荀子之說，書所謂節性惟日其適也。彌非上智不能爲，節則中材以下可跂而及也。

陳君登元畢業於東南大學，敏而好學，著有荀子哲學，問敍於余。余受而讀之，乃實惑我心矣。陳君以心理學解性字，謂孟子言性善，實卽心善也。荀子言性惡，實卽情惡也。

又謂孟荀二子同主人有善心。荀子性惡之性，非孟子性善之性。自宋以來，糾紛膠滯之論，得此而涣然冰釋，怡然理順。記曰：何謂人情？喜怒哀懼愛惡欲，七者弗學而能，聖人所以治

人七情，講信修睦，尚辭讓，去爭奪，然則情固不能無惡，故聖人以禮治之。荀子主張禮教制裁，散見全書中者，陳君於政治學說備舉之，可與心理學說相發明。

考荀子之學，源出孔門。經典敍錄云，子夏作詩傳，曾申傳魏人李克，克傳魯人孟仲子，孟仲子傳根牟子，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，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，然則毛詩荀子之所傳也。又云左邱明作春秋傳，以授曾申，申傳衛人吳起，起傳其子期，期傳楚人鐸叔，叔傳越人虞卿，卿傳同郡荀卿名況，况傳武威張蒼，蒼傳洛陽賈誼，然則左氏春秋，荀子之所傳也。大戴記取荀子五義，三本勸學，宥坐諸篇，而於曾子立事篇，載其修身，大略二篇文。小戴記取荀子三年間，哀公問諸篇，而於樂記，鄉飲酒義篇中，載其禮論，樂論篇文，然則荀子又長於禮者也。陳君於荀子承受儒家之產業，但言禮而不及詩與春秋者，則以荀子主張禮教故也。

又考漢劉子政校中秘書，言諸子非先王之道，如人君能用荀卿，庶幾於王。班孟堅作刑法志，亦言荀卿明於王道。今讀其書，非相篇言法後王，而儒效篇則云，五帝之外無傳人，五帝之中無傳政。禹湯有傳政，而不若周之察。然則所謂後王者，言周之文武也。所以譏異端之徒，

高五帝而卑周禮也。陳君作荀子傳略，用法律的解釋，而於其政治學說，論理學說，教育學說，皆根據原書，而爲有系統之記述，實爲近代治荀學者放一異樣色彩。信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，而是書之流傳，可計日待已。蔣維喬序。

# 目 次

一	第一章 引言	一
二	第二章 荀子傳略	八
三	第三章 荀子之人格	三三
一	一 堅忍不拔	三四
二	二 非命	三六
三	三 從容中道	四〇

## 四 脈從理性

五 實驗主義.....四三

第四章 荀子承受於儒家之產業.....四九

第五章 荀子之政治學說.....六六

一 重君.....六七

二 貴輔.....七二

三 尚能.....七七

四 人治主義.....八一

五 法治主義.....八六

六 法後王乎.....九一

七 臣道.....一〇五

八 民本主義.....一一〇

九 民生經濟	一一六
十 禮教制裁	一二五
十一 音樂陶冶	一三四
未二 謂庵言	一三九
第六章 荀子之心理學說	
四 菲惻心理名詞之解釋	一四二
三 菲惻性惡論之研究	一五一
三 范子齊善論與荀子所謂之心	一五八
四 范子性惡論又可懷疑之兩點	一六二
第七章 菲子之論理學說	一六四
四 師跡有名	一六四
三 傅以正名	一六六

## 四 演繹法

一七三

## 第八章 荀子之教育學說

一七九

## 一 教育之重要

一八一

## 二 教育之目的

一八四

## 三 學科

一八八

## 四 教師

一九一

## 五 求學方法

一九七

## 六 結論

一〇一

## 第一章 引言

今晦菴之學，天下之人，童而習之……而獨惟象山之學，則以其質與晦菴之有言，而遂藩籬之。使若由賜之殊科焉，則可矣；而遂屏放廢斥，若砾砾之與美玉，則豈不過甚矣乎？……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，以爲象山一暴其說，雖以此得罪無恨。（陽明先生論學書再答徐成之）

錄此數語，以弁吾書。今孟子一書，已家絃戶誦；其人亦已躋諸孔顏之列，而荀子之書，幾無人過而問之。豈孟子果優於荀子耶？孟子七篇亦有不合人意者，此說非創自不佞，前人蓋

已言之茲舉一例於下：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「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曰仁義而已矣。」

考此實孟子政治上第一大主張，而王充駁之曰：

夫利有二：有貨財之利，有安吉之利。惠王曰：「何以利吾國？」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，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？易曰：「利涉大川，利見大人，乾元亨利貞；」尚書曰：「黎民亦尚有利哉？」皆安吉之利也。行仁義，得安吉之利，孟子不且語問惠王「何謂利吾國？」惠王言貨財之利，乃可答。若設令惠王之間，未知何趣，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，如惠王實問貨財，孟子無以驗效也。如問安吉之利，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，失對上之指，違道理之實也。（刺孟）

利字之範圍甚大，而孟子徑以貨財之利答惠王，故王充不以爲然。其實惠王之間，不過問國家如何可以進步，可以改良。此原是一種接見時賢之口頭常語。孟子卻大發議論，實文不對

題譬之甲乙二人相見握手問好，乙卽答以人生壽夭無常，好與不好，不必言及，豈非迂腐絕倫？

我非故意奚落孟子，實笑世人偏見。故爲此言，亦非敢自快其意。孟子與荀卿，實猶晦菴之於象山。二賢並世，要亦各有其長，互有其短；豈可抑彼揚此，不得其平。孟子七篇，風行千年；而荀子之書，雖不致埋沒名山，然世人每少道及，是固有幸不幸，不容置喙；而荀子實我國遠古之大政治家大哲學家，固無疑義，固非虛飾也。汪中曰：

荀之禮論樂論，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。

容夫之識誠偉矣，而其說尚有未盡也。竊案荀卿志追孔丘，道認孟軻，周游天下，卒不見用，雖無成就，要自爲一代大儒。漢興，巨儒如申公、浮丘伯、張良，皆其弟子。今揆其言，有儒者之仁厚，而少迂闊；精厲幾及法家，而不爲刻薄少恩之論。何以言之？荀子王制篇曰：

王者之論無德不貴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賞，無罪不罰，朝無幸位，民無幸生，尚賢使能，而等位不遺；析愿禁懼，而刑罰不過；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，爲不善

於幽而蒙刑於顯也，夫是之謂定論。——是王者之論也。

今試味其言，何等簡潔老到，有如快刀剖竹。若守孟子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義，則執法者何以取？則不至亂法不已。中國儒者每將「賞與惟重，罰與惟輕」之二語，志在心而勿忘，而荀子獨言：

賞不行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；罰不行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……故必將撞大鐘，擊鳴鼓，吹笙竽，彈琴瑟以塞其耳；必將雕琢刻鏤，黼黻文章以塞其目；必將芻豢稻粱，五味芬芳以塞其口；然後衆人徒備官職，漸慶賞嚴刑罰，以戒其心。（本書富國篇）

此種主張，無論其爲是爲非，要非如孟子所言之迂遠難行。孟子之所謂仁義，其意乃偏於抽象的，時君卽有欲行仁義者，然而亦有其道蹕由之歟？况夫歷史上之事蹟，往往不能復現。燕王子噲者，實力學堯舜，而卒致身死國滅，爲天下大笑。故孟子所言之禹湯文武實不能強時君以必行；時君卽行之，恐亦不能必得良好之效果也。時遭亂世，民情狡猾，所以荀卿主張法制修明，禮樂畢用。——此是具體方法，非比空言。書中屢有特別之主張，非有充分魄力者不

能言也。故余曰有儒者之仁厚，而少其迂闊。

何以曰精厲幾及法家而不爲刻薄少恩之論也？大略篇曰：

君人者隆禮尊質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，好利多詐而危。

蓋僅爲霸者亦須愛民，何況思王天下者治亂國用重典，古人原有主之者；然而荀子不與也。故曰：「析惡禁暴而刑罰不過。」人苟有罪，自然必罰，然所以罰之者，固不能過分，不能過量。過之一字，乃所以使荀子不入法家之列，而與孟子並稱大儒。君子篇曰：

刑罰不怒罪，爵賞不踰德，分然各以其職通……亂世則不然，刑罰懼罪，爵賞踰德，以族論罪，以世舉賢……雖欲無亂，得乎哉？

此其言又是何等仁厚？豈如商君之主秦政，設連坐之律，又豈如韓子之以太公殺不仕之人爲然乎？（王氏論衡非韓篇引）蓋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荀子亦不肯爲，（見後）而况肯爲刻薄少恩之事乎？

年來整理國故之狂熱，尚在激揚之時，先秦諸子，因得在二千年以後之今日，大放色彩，

因而亦有贊及荀卿者。吾師陳鐘凡先生曾曰：

孟子貴理想，荀子徵行事；孟子高談仁義，荀子精於禮制，而不爲高遠難行之言。較孟子尤爲切實矣。（國學概要）

高遠與切實二語，真能道破孟荀立說之區別，吾人若取二書比較之，則恍然可知吾師之言之不謬。荀子之真精神，以吾觀之，即在切實二字上也。

胡適之先生之稱荀子也，又及其博學多聞。彼曰：

這可見荀子學問很博，曾研究同時諸家之學說，因爲他這樣博學，所以他的學問能在儒家中別開生面，獨創一種很激烈的學派。（哲學史大綱上卷）

又申稱之曰：

荀子在儒家中最爲特出。（同上）

如其言，則荀子在儒家之地位，固能與孟子分庭抗禮者也。此種切實之學派，激烈之論調，特出之儒家，大有足以使吾人研究之處。吾於是下一語曰：